

● 海外专递

青少年文学、批评与文学史

[法] 弗朗西斯·马古安 文
张新木 译

每天我们都会发现,我们对儿童文学的过去知之甚少。大家都急切地想构建一部历史,能尽量告之我们这些“面向”儿童的作品来源,一部建立在可触摸事实之上的、日期更为精确的历史,其素材虽不能包罗万象,但至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,能够摆脱印象堆砌、愚昧无知及仓促推论。这种愿望当然会引起一些问题,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在各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:史学家认为,文学史不属于史学;而文学家认为,在考察结构主义置换项(paradigme)时,在研究文本时,历史的概念缺乏其严格性。

建立批评考古学

关于文学史^①的争论,笔者在此不想多说,只想提及一点,那就是表面上对文学史最具说服力的指责,即指责文学史缺乏研究方法,表现的只是一串串连续的幻觉,是一堆胡乱选择的日期和事件,这种指责其实可以针对任何史学和任何叙事作品,甚至可以针对任何话语,而且只有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角度看才有道理。当然,历史如果仅仅是事件和日期的串连与交替,那当然是不足

^① 如要了解近期比较完整的概述,请参见杜木雷尔(F. Thumerel)的《20世纪法国文学场,文学社会学要素》,阿尔芒·高兰出版社,2002年。

的,但如果一点历史都没有,那就更显不足了,这一点我们在不教文学史的教学已经看到。正因如此,那些对儿童书籍感兴趣的人们才会怨声载道,抱怨没有一本可以参照的记事本或日历本。

提出这种想法并不是徒劳之举,因为目前的儿童文学史,或青少年文学史,或文学教育史,还有青少年图书史,总之文学中的这一区域,到此还是一块“处女地”。就是说,儿童文学史正从愚昧无知的背景出发,亦如浪漫主义作家史,它的过去起初被看作是个过时的概念,但借鉴其他方法开辟着自己的天地。像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者(抄录、测量、剖面)那样,或像自然主义作家那样,按照一种虽然已经过时、但根本上还不失为一种理性的、甚至科学的方法进行采集与重构。其实,泰讷与巴尔扎克一样,通过新兴的古生物学,通过居维埃的发现让读者耳目一新。居维埃能够从蒙马特高地石灰矿里捡来化石碎片,将它们拼凑成史前的飞鸟。

这是高于文字(非语言学意义上文字^①)的“结构”研究法,因为每个要素只能在整体中表现它的严格性和必要性。泰讷将这种研究法引入文化领域中,以很“现代”的方式观察依附关系,就是居维埃所说的骨头嵌入骨骼的关系:“从凡尔赛花园里的一条绿树篱笆,到马勒布朗什的哲学和神学推论,到布瓦罗诗词里的一句箴言,到科尔贝关于典当的一条法律、直到马尔里城堡门厅里的一声恭维,其距离似乎无穷无尽,不可逾越;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。”然而,所有这些都涉及“这个既理想又普通的人,一个周围聚集了当时所有发明和时代特色的人”,他就是路易十四时代的人(《批评与史学随笔》)。应该将这个计划和帕诺夫斯基在《哥特式建筑与经院思想》一书中展示的计划加以比较,以便在人类活动绝然不同的领域之间建立某些连接。

然而,正是在青少年图书蓬勃发展的时候,在浪漫主义时期,

^① 这里不是指非音位学引出的结构概念,而是与研究某种假设语言(如印欧语)相关的结构概念,见弥尔奈(Jean-Claude Milner)《结构漫游,形象与置换项》中关于杜梅齐尔(Dumézil)一章,索伊出版社,2002年。